

Herman
Wouk

City Boy

[美] 赫尔曼·沃克——著
——熙——译

少年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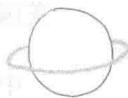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City Boy

少年赫比

Herman
Wouk

[美] 赫尔曼·沃克——著 一熙——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赫比 / (美) 赫尔曼·沃克著; 一熙译. —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9.5
书名原文: CITY BOY
ISBN 978-7-5596-2905-0

I. ①少… II. ①赫… ②一…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14796号

Copyright 1948, 1952 ©1969 by Herman Wouk
Copyright ©renewed 1975 by Herman Wou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Pa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537

少年赫比

作 者: [美] 赫尔曼·沃克

译 者: 一 熙

策 划: 乐府文化

责任编辑: 张 芃

特约编辑: 张天宁 刘美慧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发行

河北三河兴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字数207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5印张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905-0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243832

献给我的母亲

序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尔曼·沃克少校在美国海军驻太平洋的舰队服役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强烈兴趣。在严肃的文艺评论家眼中，这种受当代美国文学和其他文学流派影响而生的兴趣，很可能让他的文学梦变成泡影。沃克少校偶然得到一本《堂吉河德》，读完后，跟其他读者一样，他也被塞万提斯的写作技巧和他刻画人物的奇妙才能所打动。这次阅读经历，让沃克先生决定自己动手写一部小说。迄今为止，他已经写了三部小说，每一部都向塞万提斯致敬。按现在的标准，作品要惊心动魄，这么看来，沃克先生是守旧的。他的作品有高度的欣赏价值，文笔自然，诙谐风趣。情节的发展环环相扣，设计精巧，结论明确。人物的塑造源于沃克先生的个人经历。他没有采用弗洛伊德式的象征主义手法。他的写作风格简洁，有明显的辨识度，但他从来不以文风影响主题。他不故作深沉，也不强行向读者灌输某种理念。正因为如此，我喜欢读沃克先生写的书。事实上，在我看来，他正成长为新一代作家中最有才

气、最能与读者心灵相通的人物之一。

在我眼中，《少年赫比》一书具备前文所说的全部优点。这本书写于《凯恩舰哗变》之前，不论内容的广度，还是境界的高度，本书都比不上《凯恩舰哗变》，但沃克先生创作《少年赫比》时，并没有考虑那么多。然而，本书足以证明，沃克先生并不是一位只能创作一部作品的作家。《少年赫比》我读过两次，每一次都令我沉醉其中、兴趣盎然。有一天，我十二岁的女儿偶然翻开这本书，便一发而不可收。这说明我也许还保留了十二岁孩子的童心，但我认为，《少年赫比》与《汤姆·索亚历险记》一样，具有罕见的老少皆宜的感染力。我相信，马克·吐温也会喜欢这本书。尽管沃克先生笔下的小赫比是一个犹太少年，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纽约布朗克斯区，从来没有和哈克贝利·费恩一起在密西西比河浑浊的河水中摸过鱼，但我敢肯定，如果他有机会认识汤姆·索亚，两人一定合得来。贝齐·萨契尔也会理解赫比的心情。事实上，两位作家虽然写出了风格迥异的儿童冒险故事，创作理念却极其相似。对他们来说，情节构思是妙手偶得之。他们专注于讲述一个童年故事，并且老少皆宜。不经意间，任何读者都会发现，在讲故事这方面，沃克先生做得相当出色，作品也写得极具特色。

约翰·P. 马昆德

纽约

一九五二年二月

前 言
一九六九年版

推出这部作品的二十周年纪念版，让我欣喜异常。和我写的其他小说相比，《少年赫比》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我本以为它熬不过两个月，谁知它活到了二十年后。

此前一年，扑通一声响，水花四溅，我跳进文学创作的蛙塘。我的第一部小说《极光下》模仿广播剧的笔法，让出版商很感兴趣。他力推这本书，大肆宣传。在牛顿第三定律的作用下，评论家们口诛笔伐，这更加勾起我的创作激情。身为一名海军预备役军官，《极光下》是我在太平洋服役时写的，为了打发在海上的无聊时光。之前，我没在杂志上发表过短篇小说。战前，我给喜剧演员弗雷德·艾伦写台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所谓文坛是怎么回事，更没资格和评论家打交道。这算是我的处女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位列“月度最佳”，销量不错，让人有些飘飘然。每个新人，推出自己的处女作后，都会经历这种喜悦，以及随之而来的挫折。

我也不例外，被扣上一顶“小说家”的帽子后，我跃跃欲

试，继续写了《少年赫比》，并乐在其中。我很满意自己创造的主人公，这个叫赫比·布克拜因德的胖小子。但书评浇来一瓢冷水，出版商认定小说主角如果是犹太人，就没人读——二十年前，持这种观点并不稀奇。《少年赫比》像是个跳进大海的人，从踏板滑入水中，连一点水花都没溅起。

与此同时，有一本叫《裸者与死者》的小说出版，这是第一本讲述“二战”的长篇小说，作者年仅二十六岁，但写作技巧娴熟，语言新奇。后来，我姐姐办了一场派对，还烤了一块跟《少年赫比》一样结实的蛋糕，只可惜客人们都没读过，也没听说过我写的书，但他们都读过或正在读《裸者与死者》，很愿意和我讨论。真折磨人呀！那确实是一本好书。我总不能嘲讽读者和评论家们欣赏品味低下吧。哑口无言的我，心头却酸溜溜的。

赫比就这样告别了人世。没有哪个读书俱乐部推荐这本书。没人读这本书。当然，也没人评论这本书。店里成堆的库存，偶尔在城外还能瞅到宣传海报。一个制片人居然误打误撞买了一本，改编成剧本后，版权费总算让我小有收益。好莱坞把犹太胖小子变成爱尔兰瘦女孩，故事从布朗克斯区搬到中西部小镇。《少年赫比》变成影片《浪漫年代》，由童星玛格丽特·奥布莱恩饰演。我没看过这部电影，遇到的人也都说没看过。

唉！这第二本书简直是场灾难，但谁也无法避免。至少如今我成家立业了，喜欢上了小说创作。我觉得不妨再努把力。

我又写了一本小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书写好后，我习惯一章章念给妻子听，她话不多，却一语中的。有一次，我高声朗读完故事的开头后，她突然说了句：“要是他们不喜欢这一本，你还是换个差事谋生吧。”这本书，书名叫《凯恩舰哗变》。

与此同时，《极光下》和《少年赫比》都绝了版，不再印刷。后来，我遇到一个出版商，他很喜欢赫比·布克拜因德，决定将此书再版。这是十六年前的事。从那以后，《少年赫比》一版再版，被译成十一种文字，入选读书俱乐部推荐，并被中小学教材和其他文集收录。很多读者熟悉我后来的作品，对《少年赫比》却很陌生。我希望此次推出的二十周年纪念版，能让他们有更多的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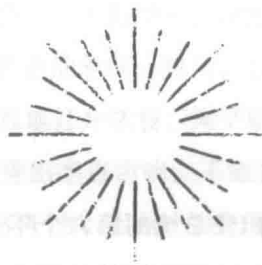
我相信这是本好小说，生动，有趣，不低俗，充满你我童年时莫名的忧伤。我很自豪自己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也很高兴能看到主人公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标题中。希望此书能给新的读者带去阅读的快乐，就像二十年前，我创造赫比·布克拜因德时的心情一样。

赫尔曼·沃克

目 录

- 第一章 心碎的胖小子 - 1
- 第二章 结识新朋友 - 9
- 第三章 访客登门 - 19
- 第四章 “公司” - 35
- 第五章 保险柜 - 49
- 第六章 茶会 - 61
- 第七章 艺术和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罗曼史 - 77
- 第八章 荣膺“垃圾将军” - 99
- 第九章 升级日 - 117
- 第十章 男子汉 - 135
- 第十一章 前往马尼托 - 153
- 第十二章 高斯先生的马尼托夏令营 - 175
- 第十三章 青青草地 - 183

第十四章	聪明的山姆	_ 197	
第十五章	信封之谜	_ 217	
第十六章	伦尼的胜利	_ 231	
第十七章	高斯先生的胜利演说	_ 247	
第十八章	舞会	_ 261	
第十九章	大胆的计划	_ 279	
第二十章	惊险的一夜	_ 303	
第二十一章	赫比的滑行船	_ 329	
第二十二章	赫比的胜利	_ 345	
第二十三章	灾难	_ 359	
第二十四章	伦尼和高斯先生遭报应	_ 377	
第二十五章	回家	_ 399	
第二十六章	真相大白	_ 417	
第二十七章	实话伤人	_ 437	
第二十八章	报答	_ 449	
译后记		_ 457	



第一章

心碎的胖小子

这是一个关于胖小子的故事。胖小子是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他住在城市的一个小胡同里。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生活并不富裕。胖小子从小就喜欢玩玩具，尤其是那些能发出声音的玩具。他有一个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会发出“滴滴”声的小车。有一天，胖小子在胡同里玩耍时，不小心把这个小车弄丢了。他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感到非常伤心，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小车。他的父母知道后，也感到非常难过。他们开始四处寻找，但一直没有找到。胖小子感到非常绝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后，他的父母决定给他买一个新的玩具。胖小子拿到新玩具后，感到非常开心。他再也不伤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只要我们不放弃，总会找到更好的东西。

加尔文·柯立芝担任总统的第六个年头，一个金灿灿的五月清晨，一个叫赫比·布克拜因德的胖小子端坐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第五十公立学校的课桌前。他深色头发，穿白衬衣、灰色齐膝短裤，脖子上系一条蓝领带，正心碎得快哭出声来。面前的黑板上有一行粉笔字：

莫蒂默·戈尔金太太

七年级下学期一班的老师刚刚通知学生，以后不能再喊她“弗农小姐”了。她转过身，脸上露出一丝羞涩的微笑，用圆圆的粉笔字体写下自己的新名字。教室里顿时闹翻了天，足足一分钟，女孩儿有的尖叫，有的咯咯笑，男孩儿则嘿嘿地傻笑。戈尔金太太抬起手，叫孩子们安静。她拉开一幅非洲地图，这张图原先卷成筒状，搁在黑板顶端，样子像一张窗帘。孩子们捣完乱，个个精神抖擞，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刚果的资源。但赫

比对橡胶、金矿、猴子和象牙完全提不起兴趣，哪怕讲课的人是曾经的戴安娜·弗农小姐。她讲得越生动，他的心情越低落。

唯一能安抚他的，只有食物。再痛苦的事儿，吃一顿就能解决问题。可惜，还有半小时才到午餐时间。他悄悄把手伸进课桌，贴在棕色的纸袋旁。今天是周一，他能摸到两块生菜加西红柿三明治和一个苹果熟悉的轮廓，然后，他的手掌遇上一个椭圆形的小东西，指尖麻利地打开纸袋，摊平蜡纸，掏出一个剥了壳的煮鸡蛋，全程没有弄出半点声响。不撒盐，不配面包和黄油，换作是别人，根本咽不下去，但他一口把蛋塞进嘴里，嚼得香喷喷的。鸡蛋像一片阿司匹林，虽然不能提振他的精神，至少缓解了痛苦。他腮帮子鼓得老高，被老师逮到就逮到吧！无所谓。他是她最宠爱的学生，批评他，她自己也丢面子。他算计得没错，戈尔金太太肯定看到他吃东西了，但没有吱声。

仙乐飘荡在空中——午餐铃声响了，宣告自由时光的到来。戈尔金太太点点头，有的孩子冲向教室的小壁橱，取出母亲担心他们着凉而预备的外套，又回到座位，穿好衣服。剩下的看来不怕五月份多变的天气，没有带外套，仍然坐在原处，觉得自己坚强得像个小大人，心头喜滋滋的。铃声又响了一次。学生们站起来，安静地在教室前方排成两行。赫比朝队伍前头走去，经过讲台时，老师低声说：“等等，赫比。”虽然假装没听见，他还是掉转脑袋，跑回自己的课桌，翻了一阵东西，等队伍迈出教室大门。

同学们走后，教室的面积似乎一下子大了三倍，显得萧条

冷清。但这也为留在教室里的两人创造了美妙的共处机会。好几个月来，下课后，赫比·布克拜因德都有幸与戴安娜·弗农小姐分享这种甜蜜。她留他下来，奖励他到办公室干些杂事，比如整理课本，灌墨水瓶，用一根带钩的长杆子关窗户和拉上厚厚的棕色帆布窗帘，而她则沐浴着傍晚的阳光，坐在衣柜的镜子旁，一边梳理红色的长发，一边和他聊天。当时的画面，宛如幻境。如今，他独自待在教室里，回忆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老师回来时，发现她最受宠的学生正坐在桌旁，握紧拳头，撑着下巴，两眼呆呆地望着地板。

他的痛苦源于这个女人。她身材苗条，二十七岁左右，双唇紧闭，纤巧的鼻子又尖又直，一头浓密的红头发。她看起来不苟言笑，也的确是一位严师。但她更是个女人，招男人们喜欢和追求，比如赫比，还有成功把她追到手的莫蒂默·戈尔金先生。赫比瞥了她一眼，心头涌上一丝凄凉。从她温柔的眼神，他看出对方也替他感到难过，想来安慰他。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当个坚强的男子汉，不接受她的怜悯。

“赫比，”她走到讲台，从侧面抽屉里拿出一个金属午餐盒，“快过来，陪我一块儿吃饭，说说话。”

赫比站起身，走向讲台，闷闷不乐地站到她面前，胳膊垂在一旁。

“来，”老师说，“你的午餐呢？要不，我分点给你？”

“我不饿。”赫比·布克拜因德说，他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看着黑板一角，那里有四月份优等生的光荣榜，拿金色粉

笔写的三个名字中，他位列第一。他打算报仇，出这口恶气，希望到五月底时，自己在班上的排名变成倒数第一。

“我才是没饿呢，”戈尔金太太说，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上地理课时，你不是饿得没精神了吗——怎么，现在不饿了？”

赫比站着没说话。

“出什么事了，赫比？”老师问。

“没事。”

“噢，是吗，我不信。”

“嗯，真没有——戈尔金太太。”

这句话打动了她，老师的脸颊泛起红晕。也许漂亮的戴安娜·弗农本人对当上戈尔金太太一事不太满意。新娘子觉得别人这样叫她，听起来怪怪的。

“赫比，”老师笑得有些不自在，“我当了戈尔金太太，但咱们还是朋友，对吧？”

（无论十一岁，还是五十岁，受了伤的男人都一样，而女人伤害起男人来，法子却一套接一套。）

“嗯。”赫比悲伤地说，拎着自己松垮垮的灰色齐膝短裤。

“有机会的话，”戈尔金太太说，“希望你和莫蒂见个面——就是戈尔金先生。他是第七十五公立学校的副校长。他肯定喜欢你。他最欣赏脑瓜儿聪明的孩子。”

赫比清楚她讲这句恭维话的原因，不以为然地“嗯”了一声。

昔日的戴安娜·弗农喊道：“过来，赫比。”他犹豫了一阵，把身子靠在讲台，手放到桌面上。老师拉住他的手，但他

猛地将手抽走。

“等你长到我这么大，赫比，”戴安娜·戈尔金温柔地说，“肯定比我的丈夫英俊帅气，娶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记好了，一定要带她来，让我瞧瞧，就怕你不敢呢。”

可惜，这番话对赫比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他坚信自己永远不会长到跟老师相同年纪。“嗯。”他应了一声。戈尔金太太拿出三明治。她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个孩子回答得如此敷衍，看来是伤透了心。他悻悻地回到课桌边，取出午餐袋子，急匆匆地跑出教室。

出了教室，他马上放缓脚步，摆出一副神气的派头。他把镶有三颗银星的黄色法兰绒袖章别在右臂，慢悠悠地穿过空荡荡的走廊，朝专供男生使用的楼梯间走去。学校规定，吃午餐时，孩子们必须火速跑到餐厅或操场，要是磨磨蹭蹭，就会受记过处分。但赫比是个例外，他有权在巨大的校舍中任意挑选一个安静的角落，享用自己的午餐。

你瞧，在这所学校，赫比属于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他是班长，还是公益队的队长。当然，这与可怕的治安队不是一回事。治安队的队员总是站在门口、门道和走廊拐角处，大声嚷道：“快！快走！不准说话！”要是有人胆敢触犯他们，治安队就会一把抓住他，在操行簿上划一道绿杠，这是最吓人的，因为这意味着老师会加以惩戒。赫比的公益队没有权力抓人，队员们被安排到学校的各个区域，任务是保持校舍和庭院的整洁。因此，治安队戏称公益队的人为“垃圾帮”，还不厌其烦